



〔俄〕赫尔岑 著

谁之罪？

楼适夷 译



谁之罪？

[德] 赫尔岑著 楼适夷译

А. И. Герцен

Кто виноват?

根据 А. И. Герцен,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
Сочинений, Том IV.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
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, Москва, 1955 年版本译出

谁 之 罪 ？

〔俄〕赫尔岑 著

楼适夷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中路 987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7.375 插页 2 字数 174,000

1979 年 6 月第 1 版 197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：10188·64 定价：0.78 元

给

娜塔里雅·亚历山德罗芙娜

为了纪念我们深挚的爱情

——作者

FMS6/05

“未查明罪犯的案件听其自然，
已定案的案卷一律归档。”

職事錄

序

誰之罪？是我發表的第一部小說。我是在被流放到諾夫哥羅德時（1841年）動筆寫的，過後很久才在莫斯科完稿。

的確，以前我還嘗試過寫小說之類的作品；但是其中之一沒有寫完，而另一部却不是小說。我剛從維亞特卡遷到弗拉基米爾時，我曾想寫一部小說，以減輕回憶的內容，使自己心安，並且為了在一個婦女的形象上看不見眼淚而向它投擲鮮花^①。

當然，我並沒有承担起自己的任務，因為在我的未完成的小說里，有無數牽強的地方，也許，甚至有兩三處這種牽強的地方占了頗大的篇幅。我的一个朋友後來威脅我說：“如果你不寫一篇新的文章，我就要發表你的小說，它在我手中呢！”幸好，他沒有讓自己的威脅實現。

1840年末，祖國紀事發表了一個青年人的筆記的片斷；馬里諾夫城和馬里諾夫人為許多人所喜愛；至於其他各篇，其中顯然受到海涅的“Reisebilder”^②的強烈影響。

可是馬里諾夫幾乎給我闖了禍。

一個維亞特卡的顧問官打算向內政部長控告並且請求當局的庇護，他說：馬里諾夫城的官員們與他的可敬的同僚是如此相似，因而可能有損下屬們對他們的尊敬。我的一位維亞特卡的朋友質問他：他有何證據說馬里諾夫是對維亞特卡人的誣蔑。顧問官回答他說：“多的是！例如，作者公開說過，中學校長的妻子有一件草莓色的晚會服，喏，難道不是這樣？”中學校長的妻子知道了這件事，勃然大怒，但不是對我，而是對顧問官。“他是瞎了眼睛，還是

無理取鬧？”她說。“他在哪里見過我有一件草莓色的外衣？的確，我有一件深色的外衣，但那是蝴蝶花色的。”這種色澤的不同真正幫助了我。懊惱的顧問官放下不提了，——如果中學校長的妻子真有一件草莓色的外衣而且顧問官要控告，那末在那時候草莓顏色給我的損害，大概，該比拉里娜家的草莓汁可能給奧涅金的損害要大得多。

馬里諾夫的成功使我寫作誰之罪？。

我將小說的第一部從諾夫哥羅德帶到了莫斯科。莫斯科的朋友們對它都不滿意，于是我把它放下了。過了幾年，關於它的看法改變了，但是我既不想發表，也沒有繼續寫。別林斯基後來有一次從我這裡取去了原稿，他由於傾心向往，完全相反，對小說的評價超過了它的成就數百倍，並且給我寫道：“如果我不珍重你這個人，象珍重一個作家那樣高或者更高，那末我會象波將金在旅長演出後對馮維辛那樣，對你說：‘你死吧，赫爾岑！’但是波將金錯了，馮維辛沒有死而且寫出了純袴少年。我不願意錯誤而且我相信，繼誰之罪？你會寫出那樣的作品，它會使大家說‘他做得對，他早就該寫小說！’這種稱譽和相稱的雙關語是屬於你的。”

圖書檢查機關對這本書曾大肆刪改，——可惜，被刪改之處我沒有留底。某些字句（它們發表時用斜體字）甚至一整頁（這一頁發表時加在38頁之後^③），我還能記起。這個地方我所以格外記住，因為別林斯基曾因它被刪而大怒。

1859年6月8日

Park-House, Fulham

（李珍譯）

① 往事與隨想。北極星，第三卷，95—98頁。——作者。

② 旅行記。

③ 見本書26頁。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赫尔岑的一部著名中篇小說。他刻划了三个性格絕然不同的人物：葉夫，正直，耽于空想，只从書本上認識生活的青年教师克魯采夫斯基；过着屈辱而痛苦的生活，但精神上却迫切需要成长和發展的柳波尼加，她是退職將軍的私生女兒；以及聰明然而無用，在宦海中浮沉十年却一事無成的田庄領主別里托夫。通过上面这三个主人公的錯綜复雜的恋爱悲劇：青年教师爱上了柳波尼加，結成了幸福的家庭；但后来柳波尼加又爱上了別里托夫。作者深刻地提出了家庭及妇女的社会地位問題，并且給讀者指出了，接連不断的家庭悲劇，是由于整个俄罗斯的不合理的生活方式及其封建農奴制度造成的。

前 篇

一 退役將軍和新任教師

有一天傍晚，亞歷克綏·亞勃拉摩維奇正立在陽台上。他剛睡了兩個鐘頭午覺，還沒有完全清醒，懶洋洋地張開兩眼，連連打着呵欠。僕人走進來回事，因為亞歷克綏·亞勃拉摩維奇連正眼也沒有瞧他，做下人的自然不敢打擾老爺的清興。這樣過了兩三分鐘，終於亞歷克綏·亞勃拉摩維奇問道：

“你有什么事？”

“剛才老爺睡覺的時候，莫斯科來了一位先生，就是大夫給請來的……”

“啊？”（在這兒應該用疑問號還是驚嘆號，情況不大明了。）

“我已經領他到您辭掉的那位德國人住過的屋子里去了。”

“啊！”

“他說等您醒來就來通報。”

“叫他到這兒來。”

於是，亞歷克綏·亞勃拉摩維奇的面色顯得更加威武和莊嚴了。過了幾分鐘，那個穿着哥薩克服裝的青年僕人又走進來報告說：

“先生來了。”

亞歷克綏·亞勃拉摩維奇沉默了一下，然後很威風地向僕人盯了一眼，說道：

“你这混蛋嘴里衔着什么啦？說話支支吾吾，叫人听不懂，”可是，他不等僕人重說，就又說，“叫先生到这边來。”自己立刻坐下了。

一个二十三四歲的、文弱的、髮色很淡、臉容憔悴的青年，穿着一件緊小的黑燕尾服，又拘束又慌張地登場了。

“先生，您好！”將軍并不站起來，好意地微笑着說道，“我的大夫非常稱贊您；我希望咱們能够相处得很好。喂，華西加！（將軍这么說着，吹了一下口哨）你怎么不把椅子端來？你当先生不坐椅子么。哼，到什么时候才能把你这个木头腦袋訓練得像个人呢！我要拜托先生，我有一个孩子，長得也还不坏，有点聪明，我打算叫他進陸軍學校。法文程度已經可以跟我對談，德文還不會講，能够看懂罷了。因为从前那位德國先生，老是喝酒，不大管孩子的功課，我自己也不对，老叫他帮助管理家务。剛才你待过的那間屋子，就是他住的；我已經把他攆走了。我對您說老實話，我不想叫孩子当什么博士、哲学家。但是，先生，我也不想每年白白花掉二千五百盧布的束脩。現在的情形，您也知道，文法、算術在軍隊里也都是省不了的……喂，華西加，叫米哈伊洛·亞歷克綏維奇來！”

這其間，那青年沉默着，紅着臉，擰弄着手帕，想說些什麼，但是血冲到头上，耳管嗡嗡作響，他甚至沒有完全听清將軍的話，只是感到將軍全部的話有一種倒撫海象毛似的感触。將軍講完之后，他說道：

“既然当了令郎的教師，我就要憑着良心和名譽，尽力來教……当然，我只能夠尽我的力量……希望可以不辜負您的……閣下的信託。”

亞歷克綏·亞勃拉摩維奇半路打斷了他的話：

“我的好先生，我決不作過分的要求。最重要的一點，是要能

够在随便閑談之間引起学生的兴趣，这个你明白吧？不过，你是学校出身么？”

“是的，我是学士。”

“学士是什么，是新的官銜么？”

“是学位。”

“令尊令堂都健康么？”

“是，托福。”

“是神甫么？”

“父亲是縣里的医师。”

“那末，你是医科出身么？”

“物理数学科。”

“懂拉丁文么？”

“懂的。”

“这是一种没有什么用处的文字，固然，当医生在病人面前說他明天要挺腿兒的时候，是不能缺少拉丁文的；对于我们，可有什么用呢？您說对么？”

要是米哈伊洛·亞歷克綏維奇（就是那个米夏）这时候不到來，这一場有关教学的談話，还不知要繼續到什么时候。米夏今年十三歲，是个紅臉腮，胖个兒，被太陽晒得黑黑的精神飽滿的孩子，身上穿着一件三四个月以前已經欠寬的上褂，有着一副住在鄉間的一般富地主少爺的共有的模樣。

“这一位是你的新先生，”父親說。

米夏行了一个礼。

“听先生的話，好好用功；只要对你有好处，我是不怕花錢的。”

教师站起身來，恭敬地向米夏回了礼，抓起他的手，又親切又和善地說，他要尽一切力量使功課容易学会，引起学生讀書的兴趣。

“从前我們家住着一个法國女人，这孩子跟她学了一些东西，”
亞歷克綏·亞勃拉摩維奇說，“神甫也教过他的書。这位神甫是
神学校出身，現在在本村司教。怎么样，先生，考他一下吧。”

教师侷促不安起來，想了好久題目，最后才說道：

“那么我問你一个問題：文法是什么？”

米夏向旁边看了一眼，挖挖鼻孔說：

“是俄文文法么？”

“随便什么，总之是一般的文法。”

“我还没有学过这个呀。”

“神甫教你的是什么？”父親嚴厉地問。

“爸爸，俄文文法我們只学到副動詞，教理問答講到聖禮。”

“好，你領先生去看看書房……对不起，还没有請教大号？”

“我叫德米特里。”教师紅着臉回答。

“父名是？”

“亞科夫列維奇。”

“呵，德米特里·亞科夫列維奇！長途旅行，肚子一定餓了，先
請用一点东西好么，順便喝一杯伏特加吧？”

“我不喝酒，平时只喝一点水就行了。”

“裝模作样！”亞歷克綏·亞勃拉摩維奇心里想，經過長時間
的有关教学談話之后，他实在非常吃力了，便走到起坐室太太那兒
去。葛拉斐拉·黎伏芙娜躺在柔軟的土耳其式的長椅上。她身上
披着一件大衫，这是她頂喜欢的衣服，因为別的衣服穿在身上都是
緊湊湊的。十五年十足幸福的結婚生活，对于她的身体，真是大有
好处。她在鄉間的太太們当中，已成了鶴立雞群。她被亞歷克綏
沉重的脚步声驚醒過來，抬起惺忪的倦臉，好久好久帶着沒有睡醒
的樣子。好像出生以來第一次睡过了头，出驚的叫道：“啊喲喲，我
睡着了么？真奇怪！”亞歷克綏开始向她报告，为了米夏的教育，他

已經盡了多大的力量。葛拉斐拉·黎伏芙娜听了十分滿意，一边听，一边喝完了半瓶克瓦斯。她每天在喝茶以前先喝克瓦斯。

德米特里·亞科夫列維奇謁見過將軍之后，還不曾渡過難關。他帶着几分兴奋默默地坐在書房里，僕人又進來請他去用茶點。這位學士先生，從來沒有跟貴婦人同過席，他對於太太小姐之類抱著一種本能的尊敬。在他看來，女人的頭上好像罩着一道神光。從前，他只是在林蔭道上見到華服盛裝傲氣凌人的女人，要不然，便是在莫斯科戲院舞台上。在舞台上，不管怎樣丑陋的配角，他都當做仙子和女神。現在，人家要帶他去見將軍夫人了；而且除了夫人之外，也許還有別的女子。米夏已經對他說過，自己有一個姊姊，家里還有一位法國女人，還有一位名叫柳波尼加的姑娘也住在一起。德米特里·亞科夫列維奇很想知道米夏的姊姊是多大年紀，幾次想開口問，可是害怕臉紅，終於沒有問出來。“怎麼啦？走吧！”米夏說。他有一種嬌養孩子共有的習氣，對外人是分外殷勤溫和的。學士先生雖然站起來，却不知道支起身子的是不是自己的腿，手心里捏一把冷汗，作了最大的努力，帶着馬上要昏倒的神態，走進起坐室。在門邊，他對料理茶炊後走出來的女僕恭敬地鞠躬行禮。

“葛拉霞！”亞歷克梭說。“我給你介紹。這位就是我們米夏的新先生。”

學士先生連忙行禮。

“歡迎您。”葛拉斐拉·黎伏芙娜說，一面霎霎眼睛，臉上忸忸作態，這在以前曾給她添上一些嫵媚。“我們米夏早該有一位好先生。我真不知道應該怎樣謝謝梭敏·伊凡納契，替我們找來了您這樣的好先生。好吧，先生，不要客氣……請隨便坐。”

“我一直坐得夠了。”德米特里嘴里含糊着說，自己也不知道說了什麼。

“对啦，在馬車上是不能立的，”將軍說了句俏皮話。

這一句話把學士先生窘住了；他誠惶誠恐地端了一把椅子，差點兒在一旁坐了個空。他感到最大的難事臨到頭上了，再也抬不起眼睛來。也許，這屋子裡有好些女人，要是跟她們對面，就不得不行一個禮，可是怎麼辦呢？對啦，應該在沒有就座之前先行禮的吧。

“我跟你說過，”將軍小聲地說，“像一位小姑娘一樣。”

“Le pauvre, il est à plaindre……”（法文：可憐的，真值得同情。）葛拉斐拉·黎伏芙娜咬着自己的厚嘴唇，說道。

葛拉斐拉·黎伏芙娜第一眼便中意了這位青年。這自然有許多理由：第一，德米特里有一對大的碧眼，很引起她的興趣；第二，葛拉斐拉·黎伏芙娜除了丈夫、僕人、車夫、老醫師之外，很少看見別的男子，特別是年輕的懂得風趣的男子，而且等會兒我們就會知道，她從來就歡喜作幻想；第三，凡是中年婦人一看見青年男子，總是有点動心的，正如男子一看見姑娘就會動心一樣。這是一種近似同情的母性的感情——把一個不知世故，遇事侷促的無依無靠的人，放在自己保護之下，加以溫存體貼的感情。將軍夫人覺得這第三種感情對自己最為適當。但我們却不是那樣想，至於我們怎樣想，現在毋須在這兒說明……葛拉斐拉·黎伏芙娜親自把茶杯移到學士先生面前，德米特里一口喝下去，燙痛了舌頭和上顎，但他發揮古代英雄穆齊·斯加伏拉①的勇氣，忍住了疼痛。這對他很有益處，轉移了他的注意力，神經漸漸地鎮定起來，甚至他的目光也一点一点抬起來了。葛拉斐拉·黎伏芙娜坐在沙發上，她

① 斯加伏拉 (Scaevola)，拉丁語：左臂。羅馬傳說中的英雄卡斯·穆齊，他為了拯救祖國，潛入伊特羅西人軍營刺探敵情，被逮後朴賽那國王要將他燒死，卡斯·穆齊故意把左手臂放到燃燒的供物台上，表示對拷問及死刑的蔑視，因此得了“斯加伏拉”的響名。

的面前是桌子，桌子上聳立着一把印度紀念塔式的大茶炊。將軍不知是要尝尝跟她面對面的樂趣，還是不願在茶炊上照見自己的臉，就在她的正對面，泰然地躺在祖上傳下來的一把靠背椅上。在這椅子的後面，站着一個十歲光景的姑娘，樣子默頭默腦，她從父親的背後偷偷地望着先生。學士先生的勇敢的气概，使小姑娘完全楞住了！米夏也坐上了這張食桌，他的面前放着一鉢子酸牛奶，一大塊黑麵包。桌毯上很精緻地繪着雅羅斯拉夫爾城的風景，四只角上是四頭熊。一只長毛獵狗在桌毯底下探出頭來，挂下來的桌毯邊，恰巧掩在它的腦袋上，使它增添了一些埃及獅子的樣子。那條狗的浮腫的雙眼瞪住了學士先生。窗邊，一把靠背椅上，坐着一位神色和氣、滿臉皺紋的瘦小的老婆子，手里正編着袜子。她的眉毛向下搭拉着，薄薄的嘴唇已經失去紅潤。德米特里知道這就是那位法國女人。門口的一旁，站着一個僕人，正給將軍裝烟斗。他旁邊是一個穿花洋紗衫鑲着麻布袖子的女僕，唯唯諾諾地侍候着老爺太太吃茶點。這屋子里還有一个人，不過這人正伏在綉花架子上，德米特里沒有看清，這便是被好心的將軍收養着的一位身世可憐的姑娘。談話好久進行得很不順利，不過這其間要是有限決堤一般泛濫的談話，那對於學士先生非但不需要，而且會感到十分難受了。

一個窮苦青年的生活和一個富地主家庭的生活，這樣碰在一起，實在是一種奇怪的姻緣。假使不碰在一起，也許雙方都可以永遠相安無事。但事實並不如此。一個有教養的、溫文規矩、勤勤懇懇的青年，投進了亞歷克梭·亞勃拉摩維奇夫婦的富裕生活中，是多麼不調和，正如一只小鳥飛進了籠子。對於他，一切都變化了。而且可以看到，這種變化，對於一位完全不知世故的毫無經驗的青年，不能不發生一種影響。

但是，這些到底是什麼人呢？——享受著幸福的結婚生活，萬

事順心如意的將軍夫婦，以及為了使米夏進陸軍學校而改造他的頭腦特地被請來的家庭教師。

在這裡，我暫且放下敘述故事的筆，因為從十分可靠的史料中，先來敘一敘幾位主人公過去的經歷，大概也不算多余。那末，我們立刻來談吧。

二 將軍的傳記

亞歷克梭·亞勃拉摩維奇·納格洛夫，是得過勳章的退了役的陸軍少將，一位又胖又高的人。自從長牙以來沒有害過一次病，對於格夫蘭的名著人類生命的繼續正是最好和最充分的反証。他的攝生跟格夫蘭書上所寫的每一頁正好相反，可是他却永遠健康，永遠紅光滿面。他所實行的唯一的攝生法，就是從來不用腦過度而妨害消化。大概就因為實行了這個方法，所以對於其他一切的攝生之道，便可以不加理會。他性子急躁，說話粗魯，處事冷酷無情，但本性上卻不是一個凶惡的人。再看他並非完全隱藏在贅肉中的輪廓分明的臉，濃黑的眉毛，閃閃發光的眼睛等等，又使人覺得這個人並沒有被生活壓得喘不過氣來。他從大自然和住在姊姊家裡的法國女子那兒受了教育，十四歲進了騎兵聯隊，從嬌縱兒女的母親那里得到金錢，在青年時代頗過了一些荒唐的生活。一八一二年的戰爭終了之後，納格洛夫升任上校；當上校的肩章釘上肩頭的時候，他對軍隊生活已經開始厭倦，對於軍職有點感到討厭了。繼續服務了一個時候，“自覺健康大損，已不能繼續軍職”，辭退了現役。退役的時候又晉級為少將的头銜。軍隊生活留給他的就只有在吃飯的時候常常要碰着小菜的鬍子，和逢時逢節特地披挂起來的軍裝。當這位退役將軍住在一八一二年大火之後全部復興的莫斯科的時候，接連着過一種無窮無盡的單調空虛而無聊的日子。

凡是他能做或想做的事，什麼也沒有。他乘馬車跑相識的人家，趕來趕去打牌，在俱樂部里吃飯，出現在戲院子的前排，參加跳舞會，親自管理兩輛拴着駿馬的馬車，尽心照顧着馬匹，而且無晝無夜的把着車夫的手教趕車，還親自教練馬夫馭馬的技術……這樣，過了一年半，最後車夫已經完全學會坐在車台上拉繮的本領，馬夫也學會了騎在馬上抓握馬口邊的口繮。納格洛夫又感到無聊了。他決定到鄉間去管理領地。他以為要防止領地的衰敗，必須親自出馬。他的經營方法是很簡單的，那便是整天大罵執事和管理人，要不然，便是肩起獵槍去打野兔。他完全不習慣於任何一種實際的事務，並不知道什麼是必須做的事情，忙碌着一些瑣瑣碎碎的工作，就十分滿意了。執事和管理人，從他們的地位看來，對於這位老爺的行徑，也頗為滿意。至於農民的意見，却不知道，因為農民什麼也沒有說。約摸過了兩個月光景，老爺屋子的窗口上，出現了一張美麗的女子的臉蛋，起初眼里含着淚水，後來淚水沒有了，碧藍的眼睛顯得越發美了。正在這時候，對於村務絲毫不管的管理人，跑到將軍跟前報告說，叶美利加·巴爾巴西的農舍已經十分破爛，請求行行善心給他一點木料。亞歷克綏·亞勃拉摩維奇對於樹木是這樣的寶貴，就是要一點木料做自己的棺材，大概也不大舍得去砍。可是這一回，將軍卻特別和氣，允許巴爾巴西砍木料造農舍，雖然他還特別警告了管理人：“喂，當心點，不許多砍我一棵木頭，多砍一棵就好比砍我的肋骨呀。”管理人連忙向後台階跑去，告訴叶美利加的女兒阿符圖切姬，說事情很順利。他稱阿符圖切姬做“干媽”，害得這鄉下姑娘連耳根都紅透了。不過姑娘的心地是單純的，想到父親可以有新房子，已經非常高興了。根據我們知道的材料，不大明白將軍怎樣把這碧眼的姑娘弄到手里，他們是怎樣碰在一起的。我想這是因為他所得到的勝利非常簡單的緣故。

雖然如此，納格洛夫對於村中的生活還是厭倦起來了。他相